

一树繁花映窗台

清明祭

□ 路雨

细雨纷纷
挑不断柳丝编织的帘笼
酥润的雨丝
仍有些许浸入骨髓的凉意
是雨吗？分明是密密麻麻的泪
淋湿了鸣咽的鸟鸣
淋湿了枝头的嫩芽
淋湿了遍地金黄的菜花
路上行人匆匆，心事沉重

此刻
一个小小杜的唐朝诗人
愁肠百结，满怀感伤
穿着被雨水淋湿的衣衫
匆忙赶路，走着走着
心中就涌起一股浓浓的酒意
想借酒浇愁
沿着牧童手指的方向
朝杏花春雨深处走去
淅淅沥沥的雨
密密麻麻的泪
浸泡在酒杯里的怀旧情感
正催促一首诗迅速发芽

烈士陵园(外一首)

□ 季川

每一朵白花都是纯洁的思念
每一棵青松都是品德的象征
清明，在安静的烈士陵园
所有的肃立、默哀都是
泪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看着那些朴素的名字或面庞
听着那些动人的事迹与荣光
你完全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到
一个人的牺牲与一种精神的
代代传承
更多人的牺牲与民族希望的
息息相关
瞻仰他们，是加深领悟的一部分
牢记他们，是继续前进的一部分

不朽的丰碑

很多次，我们都在阅读
他们的音容笑貌
很多次，我们都在默念
他们的英雄事迹

那些大理石般的名字
不会被岁月风化
那些火焰般的赓续与传承
不会被轻易熄灭

是的，能够走进丰碑的
都是不朽的
是的，能够嵌入我们灵魂的
都是永恒的

鲜花寄哀思

□ 耿庆鲁

清明的风，掠过草木的肌肤
盘旋在春山的坟头，轻声细语
祭拜的人，献一束鲜花
敬一杯老酒，缅怀心中思念的亲人

细雨蒙蒙，杨柳依依
翻飞滑行的春燕，飞不进心中的思绪
燕子呢喃，宛如坟前的悄悄私语
把绵延的思念，说与故人听

季节的深处，燕子迁徙到远方
我思念的心，不知归于何处
清明穿越千年，点燃一份人间烟火
泪眼朦胧，在火光中寻找亲人

太行

题字 孙勇

□ 李立平

母亲爱花，亦爱种花。
母亲种花，是一个自在和自然的过程。
记忆中，老屋前屋后、墙里墙外，到处都有母亲侍弄的花花草草。有的种在地上、有的养在盆中，豁口的碗、废弃的盆、破旧的坛坛罐罐，但凡能装土蓄水，都被母亲用来种花。

随心所欲，因陋就简，是为自在。
所谓自然，是说母亲种植的都是些常见的野生花草，有的是别人家移植的、有的是田野里刨回的。这些花草契合四季，春芽萌发、夏花灿烂、秋叶静美、冬来枯谢，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正是自然走过的样子。

母亲种植的花，有两种使我至今无从证实花名。一种叫桃柳，从别人家剪回枝条，种在地上即生根发芽，长成一株小树。还有一种叫杨莲花，印象中红肥绿瘦。孩子们玩耍时，摘个花瓣，撕开根部贴在脸上，童声朗朗，花影憧憧。

如今，杨莲和桃柳，母亲告诉过我的这两个具有诗性的名字，连同故园一众花草，映衬着土土的村庄、土土的宅院，成为我怀念母亲时的背景和影像。

在故乡读书时，我也是全家最好的愿望，就是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不少同窗都挤上了中专或师范的独木桥，而我无缘企及，正处于

人生低谷。便在那时，我见到了此生所见最亮的花——山丹丹。

中考前，随同父亲去了离故乡十余里之遥的沁县华山。那里山外有山，山山相连，绵延起伏，层峦叠嶂。时有时无的山路，通向山巅一个破旧的小庙，父亲说是夫子庙。

远远一点火一样的花色，赫然出现在视野。在石多土少、花草零落、人迹罕至和苍茫无际的大山深处，显得那样突兀、那样傲然。父亲说，那是山丹丹，一年开一朵，开了几朵便生长了几年。那一簇山丹丹，那荒凉的山野中令人悸动和惊艳的亮色，在我雾霭弥漫的心际，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和冲击。

是，春天会如期到来，太阳迟早也会从心中升起。点亮贫寒和困顿的，有故园满院落自由自在和自生自灭的花花草草，也有这火一样嵌入灵魂、照亮生命的山丹丹。

我的人生奔赴是一路向南。离开故乡南下沁县读高中，然后继续南下来到长治读师专，并定居于此，离故乡、离父亲母亲越来越远。有时想，离别故乡是一个有悲情意义的命题，实际离别的是人生的穷困和无奈。故乡和父亲母亲，永远是充满温情的存在，离开时间多久，怀念就有多深。

长晋高速刚开通时，回武乡县参加一个纪念活动。高速公路中间的绿化带草茂花繁，花秆笔直直立、不蔓不枝，花色红白相间、迎风招

展，那不就是母亲种在故园门外的蜀葵吗？离开故乡十年，他乡遇故知，好像也遇到了故园、遇到了故园的父亲母亲。对父亲母亲的挂念，一直是我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不敢触碰，泪点最低。

母亲来长治随我生活，实际是帮忙照看孩子。从她来长治直到去世，我虽有寸草之心，但并无太多机会报偿三春之晖。我那时住的家属院，20世纪70年代建成，十几户人家共住，属于棚户区。母亲来时，把在老家种植的花拿来几盆。但无奈我那时在机关疲于应对，主要也心不在此。

母亲回老家的几天，那几盆花便枯萎了，让母亲很是心疼。其中一盆，花叶卵圆、花色暗红，母亲告诉我叫仙客来。忽然想，仙客来是不是有某种寓意呢？

在我因公务公文忙得颠倒昼夜，在基层默默摸爬滚打时，希望的是得到指点和帮助。母亲给我那盆花时，未必想到这种用意，但母亲来长治后没几年，我辛苦依旧，可路子走得越来越顺了。

在母亲来长治两年后，我多方筹措买了现住的房子。但好景不长，2012年母亲去世，时年六十有六的父亲还在上工的地方住门房。为弥补心中的遗憾，我将父亲接进了新房。

父亲生活粗陋，和母亲一样简单朴拙。住进新家后，父亲每天骑着车风风火火出入

人间四月(外三首)

□ 正行

四月

争春的杏花刚在墙头绽放
燕子又来报信
桃花羞湿在一袭烟雨里
圣洁的梨花也扮靓春的意境
在风中藏起昨夜最后一瓣白

春是光鲜的时节
采尽芳菲，只为将她们
带往绿色荷塘
与山川吐露芳华
与田野孕育希望

落花时节又逢君

洛阳西郊，风雨醉人
太阳又打开一壶阳光酒
他打马从长安归来

盛唐的天空莺歌燕舞
牡丹亭里一地落红
一册《诗经》飘着浓郁的酒香
他盘腿坐在亭子中央

眉宇间，气色红润
讲长安城里津津有味的雪月
此时，已是人间四月天

风来过，雨来过，风雨都来过
叶绿花红，燕子也回来了
一抬脚，便踩到了春的尾巴
四月，是最好的时光
杜鹃在烟雨里啼鸣

一地落红带走了纷飞的蝴蝶
带走了花花绿绿的春天
走过四月，将是酷暑严寒
可以借几声鸟鸣
卸下春天背负的一些情结

一夜春雨后

一树桃红是潮涌的心血
风带来赶潮的蜂蝶
嫣红的笑声一浪又一浪
雷声穿过烟雨，桃枝
弯下湿漉漉的腰
花潮在几声鸟鸣中淡去
羞湿枝头，笑过春风
蜂蝶不知何处去
一夜春雨后满地落红，一江春水



乡间晨韵(国画)

刘引青作

走进清明(外一首)

□ 马骏斐

读一首古诗
我们追寻一份逝去的亲情
被打湿的记忆
缤纷成一地的红粉

梨花开出一树的洁白
脸颊上满是思念的泪痕
春光把风清日明的山野打开
让我们看见那些曾经的身影

一缕烟火里
我们看见春天般的音容
他们用时光带走忧伤
只留下一个花繁叶茂的季节

在春天的中间
沿一条节气的小径走入岁月
我们要用一滴泪水
涤清人世沧桑的情怀

清明雨

纷纷的思念下
草叶生长在一首忧伤的绝句中
脚步踟躇在一片泥泞里

一声鸟鸣轻盈飞过
在云层后
谁的眼神饱含希望
捕捉那一缕温暖的阳光

□ 散文天地

母亲的和子饭

□ 郑志文

去，舀走浮在上面的圪糝皮，然后把土豆、豆角放进去，再把大颗的盐豆放一把。天慢慢黑了，锅里的一切也熬好了。这时候，母亲总会给我盛一碗圪糝汤，然后再用一把勺子从瓦罐中挖点仅剩的豆面。母亲和的豆面很硬，擀的时候也很吃力。我就站在她的身旁，等擀好切面时，我会拽一拽母亲那虽然破旧却很干净的蓝围裙。母亲当然知道我想干什么，她会切下一小片，笑盈盈地看着我，把它放在火口上烤一下，等面皮起泡了，

妈不好。
那时候，我们都觉得奶奶对我们小孩儿最好，因为一有好吃的总会偷偷给你，并且安顿不要让其他人看见。其实，我们人人有份，奶奶用这种方式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独一无二的爱，心里得到巨大的满足。我们都非常信任奶奶，挣的压岁钱也会让她保管。奶奶把压岁钱放在胸前那个大肚兜里，日夜不离身，非常安全，而且是哪个孙子孙女的从没弄错过。

奶奶家的碗筷都是分开用的，爷爷是爷爷的、奶奶是奶奶的，我们绝对不能乱用。这样的卫生习惯，在当年实在透着稀罕。记得有一次，我疯玩渴了，在水缸里舀上冷水，喝完随手一放就走了，奶奶制止我说：“舀水盆不能随便放，必须放回水缸里。”

长大后才明白，奶奶是担心水盆下面粘上灰尘。家里的灶台、油盐酱醋罐子，奶奶

□ 岁月如歌

满满的温情

□ 刘素芳

在我的记忆里，奶奶既干净又勤劳，还非常有智慧。

小时候，家里粮食不够，饭总是汤多米面少，我就偷偷领着妹妹去奶奶家蹭饭。我们早就靠在火台边等着奶奶做饭，虽然等待时间有点长，但是每次都能喝到一碗稠稠的菜饭，也不顾姑姑在一旁责怪，我俩只顾自己吃饱喝足。

奶奶很有智慧，在我的记忆里，从没见过奶奶和妈妈拌过嘴，也没听到过奶奶说妈